



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

MICHAEL CHABON



# 犹太 警察 工会

[美] 迈克尔·夏邦 著

陈震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YOU TAI  
JING CHA  
GONG HUI



犹太  
警察  
工会

美] 迈克尔·夏邦 著  
陈震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警察工会/[美]夏邦著;陈震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1  
ISBN 978-7-5461-4336-1

I. ①犹… II. ①夏…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484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2131355

Michael Chabon

**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

Copyright © Michael Chabon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       |                                                                                   |     |                |
|-------|-----------------------------------------------------------------------------------|-----|----------------|
| 出 品 人 | 任耕耘                                                                               |     |                |
| 项目策划  |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     |                |
| 总 策 划 | 曾昭勇                                                                               |     |                |
| 策划编辑  | 张向奎                                                                               | 彭 伦 | 仲召明            |
| 责任编辑  | 张向奎                                                                               |     |                |
| 装帧设计  | 韩 捷                                                                               |     |                |
|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 href="http://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a> ) |     |                |
|       | 黄山书社( <a href="http://www.hspress.cn">http://www.hspress.cn</a> )                 |     |                |
| 地址邮编  |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     |                |
| 发 行   |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     |                |
|       |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257号永融企业中心32层 200081                                                     |     |                |
| 印 刷   |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     |                |
|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 印 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90mm × 1240mm 1/32                                                               | 字 数 | 280千字 印 张 13.5 |
| 书 号   | ISBN 978-7-5461-4336-1                                                            | 定 价 | 38.00元         |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兰兹曼在柴门霍夫旅馆窝了九个月，没见一个房客被干掉，直到这天，有人往二〇八号房房客，一个自称伊曼纽尔·拉斯克的犹太人脑袋里塞了一颗子弹。

“他不接电话，也不应门。”把兰兹曼叫醒后，夜班经理特内伯伊对他说道。兰兹曼住在五〇五号房，从那里可以看见马克斯·诺尔道街对面一家旅馆的霓虹灯招牌。那家旅馆叫“黑潭”，自打兰兹曼住进柴门霍夫，这两个字就经常在他的噩梦中出现。“所以我只能自己开门进去了。”特内伯伊说。

夜班经理是个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六十年代上前线和古巴人打过仗，目击过残忍的杀戮场景，回国后，他成了个海洛因瘾君子。这个大男人就像是柴门霍夫所有房客的“慈母”，对他们关怀备至，准他们赊房钱，且从不干扰他们的私生活。

“你碰过他房间里的东西么？”兰兹曼问道。

“只碰过他的现金和珠宝。”特内伯伊答道。

兰兹曼穿上裤子和鞋子，夹上吊裤带。然后他和特内伯伊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向门把手，那上面挂着一条红底栗色粗纹领带，为了省时间已经事先打好。这时离兰兹曼当班还有八小时，那将

是口叼酒瓶、醉卧在内衬木刨花的玻璃缸里的八小时。兰兹曼一声叹息，走过去摘下领带套到脖子上，把领结向上推至衣领口。他穿上西装，摸了摸胸前口袋的警徽和钱包，拍了拍胳膊下皮枪套里的家伙：一把史密斯-威森三九式半自动手枪。

“我不愿吵醒你，警探，”特内伯伊说，“不过我注意到你并没在睡。”

“我在睡。”兰兹曼说。他抓起最近的“情人”——一个烈酒杯，那是一九七七年世界博览会<sup>①</sup>的纪念品。“只不过是穿着衬衣和内裤，佩着枪，坐在椅子上‘睡’。”锡特卡世界博览会已过了三十载，他端起酒，为那逝去的时光干了一杯。人们说那次世博会是阿拉斯加犹太文化的顶峰，这样的说法让他无可辩驳。那年夏天梅耶·兰兹曼十四岁，刚刚发觉犹太女人的动人之处。一九七七年于他而言一定很特别。

根据兰兹曼的医生、治疗师和前妻的说法，他喝酒是为了给自己治病——用梅子白兰地这把锤子敲平内心的创伤。事实上他只有心情做两件事：工作和醉生梦死。梅耶·兰兹曼是锡特卡特区功勋最卓著的公仆，他不仅侦破了皮货商谋杀娇妻芙萝玛·莱夫科维茨的命案，还亲手捉拿了医院杀手波多尔斯基。他的法庭证词将哈曼·查尼送进联邦监狱，这也是史上唯一一次指控维波夫派<sup>②</sup>成员，即“维波夫佬”的罪名成立。他记得每一个罪犯，有

---

① 一九七七年锡特卡世界博览会为作者虚构。

② 维波夫派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犹太教宗派，源自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一个分支，生活在锡特卡哈卡维区。这个犹太教宗派同时也是由一个黑道家族领导的庞大犯罪组织。

消防队员之胆量，具入室飞贼之眼力。当有犯罪需要打击，兰兹曼的裤腿里就立刻像塞进了一支火箭，载着他在锡特卡追风掣电，身后仿佛还有配乐在为他演奏，响板在为他打着节奏。不过问题是，他现在并不当班，并且他的思绪正从脑袋上的天窗向外飘散，一如桌上未用沉重镇纸压住的吸墨纸，四散飘零。

“我很不愿给你添麻烦。”特内伯伊说。

兰兹曼在缉毒组工作时，曾五度拘捕特内伯伊。两人可谓不打不相识，但他们的关系也仅限于此。

“不会，我现在干的不仅仅是工作，特内伯伊，”兰兹曼说，“还是我钟爱的事业。”

“我也一样，”夜班经理说，“所以才在一家垃圾旅馆当夜班经理。”

兰兹曼伸手搭住特内伯伊的肩，与他一起挤进旅馆唯一的电梯，下楼去查看死者。这电梯或许该叫升降机，如电梯门上的小铜牌所示。五十年前旅馆建造完工时，所有的方向标志、标记、告示和警告都用世界语铭刻在多个小铜牌上。如今大部分小铜牌早已不翼而飞，不是自己掉了，就是遭到了人为破坏。

兰兹曼注意到二〇八号房的房门和门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于是用手帕包住门把手，再用拖鞋鞋尖将门轻轻踢开。

“我第一次见到这家伙就觉得他怪怪的，”特内伯伊一边说着，一边跟随兰兹曼走进房间，“你听说过‘垮掉的男人’？”

兰兹曼觉得这个词似曾相识。

“大多数‘垮掉的男人’本不该垮掉的，”特内伯伊说，“而大部分男人，在我看来，他们首先连可以垮掉的东西都没有。但这个

拉斯克，他就像一根奇怪的木棍，你将它折断后点燃，它能燃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还能听到木棍里传来犹如玻璃破碎的咔嚓声。我也不知道，不说也罢，反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怪怪的。”

“最近谁都有点怪怪的。”兰兹曼一边说着，一边在他那黑色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房间里的状况。不过他这么做可以说是多此一举，因为一切信息都已经贮存到他的大脑里了。兰兹曼曾被那伙内科医生、心理医生，还有他的前妻告知，酒精会损害他的记忆力。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判断并不准确——他的好记性丝毫不减当年。“我们得接一条专线来处理电话。”

“现在是犹太人的非常时期，”特内伯伊同意道，“这毫无疑问。”

梳妆台上堆着几本平装书，床头柜上摆着一张看起来对弈到一半的棋盘。残局显得很纷乱，白方有两三个子的优势，正在棋盘中央攻击黑方国王。棋盘很便宜，中间可以折叠；棋子是塑料模具压制成的，空心。

电视机旁放着的三灯头落地灯，只有一个灯泡亮着。整个房间另一个亮着的灯泡在洗手间里，其他的不是被旋松就是烧掉了。窗沿上有盒大牌子的非处方泻药，窗户开到了最大，来自阿拉斯加湾的强海风一阵阵袭来，吹得金属百叶窗每隔几秒就砰砰作响。和海风一起驾到的还有木浆的酸臭，船用柴油机的机器味和宰杀、装罐鲑鱼的腥味。兰兹曼那一代的阿拉斯加犹太小孩小学时都学过一首叫《诺克阿莫》(Nokh Amol)的歌，歌词里说海风带来的那些气味会给闻到它们的犹太人带来应许、机遇和从头再来的机会。《诺克阿莫》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北极

熊”时期，歌曲表达的应该是对又一次被奇迹般拯救的感激之情，所以意第绪语的歌名意为“再一次”。可最近，锡特卡特区的犹太人怎么都觉得这歌名那么讽刺。

“在我认识的下国际象棋的犹太佬里头，吸食海洛因的似乎大有人在。”特内伯伊说。

“这一位也是。”兰兹曼低头看着死者应道。兰兹曼在旅馆见过这犹太人，感觉他像是只鸟儿。鹰钩鼻，眼睛发亮，面颊和喉部的潮红可能是红斑痤疮。不像硬骨头，不像卑鄙小人，也不像迷失的灵魂。一个和兰兹曼并无大不同的犹太人，也许，只是嗑的药不一样。指甲干净，永远系领带、戴帽子。兰兹曼还曾目睹过他读一本有注脚的书。这只老鸟如今趴在床上，面向墙壁，身上仅着一条白内裤。姜黄色头发，姜黄色雀斑，三天未刮的金色须渣。喉部有双下巴留下的皱褶，兰兹曼据此推断他曾经胖过。血红眼眶里两眼肿胀，后脑勺被子弹击出一个小孔，留下一串血迹。无打斗迹象，亦无迹象显示拉斯克知道有人要杀他，自己已经死到临头。兰兹曼注意到床上的枕头没了。“要是之前知道他也下棋，我就找他下两盘了。”

“我不知道你会下棋。”

“我棋力很弱。”兰兹曼说。话音刚落，他就在衣橱旁颜色如润喉片一般的黄绿色长毛绒地毯上发现了一根小小的白色羽毛。兰兹曼猛地拉开衣橱，果然见到了枕头，它在最下一格，上面有个洞，显然曾被用来减弱高压火药气体冲击大气产生的爆音。“而且我对中局没兴趣。”

“根据我的经验，警探，”特内伯伊说，“一切尽在中局。”



“完全同意。”

兰兹曼打电话叫醒拍档波克·谢梅茨。

“谢梅茨警探，”兰兹曼对着局里配发的“羊角号”牌手机说，“是我，你的拍档。”

“我求你了，梅耶，下回别再这样。”不消说，谢梅茨也是八小时后才当班。

“你有权生我的气，”兰兹曼说，“我只是以为你醒着。”

“我之前是醒着。”

波克·谢梅茨和兰兹曼不同，他既没搞砸婚姻家庭也未弄糟个人生活，每晚都在完美妻子的怀抱里安睡。他对妻子真心相待，妻子亦回报他以真爱，这让他心存感激，所以对她忠贞不渝，从未伤害过她或令她不安。

“我诅咒你的头，梅耶，”谢梅茨说，接着一句美语脱口而出，“他妈的。”

“我住的旅馆貌似出了件谋杀案，”兰兹曼说，“是个房客，后脑勺吃了一枪，凶手拿枕头消音，手法干净利索。”

“是谋杀。”

“所以我才会麻烦你，而且此案异乎寻常。”

锡特卡市区呈长锯齿条形，人口三百二十万，年均发生七十五件谋杀案。有些和帮派有关联——俄裔黑帮分子的零星火并，其他都是所谓的激情犯罪，这大多是酒精和持有枪支惹的祸。冷血杀手残忍索命的案子并不多见，却也难以从局里记录悬案的大白板上擦去。

“现在不是你当班，梅耶。打电话报案，把球踢给塔巴奇尼克

和卡帕斯。”

塔巴奇尼克和卡帕斯是锡特卡特区警局凶案组 B 队的两名成员，这个月轮到他俩值夜班。兰兹曼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撻给他们。

“那好吧，我来打电话，”兰兹曼顿了一下，“不过，这鸟事发生在我住的地方。”

“你认识他？”谢梅茨应道，语气有所缓和。

“不认识，”兰兹曼说，“我不认识那个犹太佬。”

死者四肢摊开趴在床上。兰兹曼别过头去，把视线从他那张长了雀斑的苍白脸庞上移开。

他有时会禁不住为死者唏嘘，但这最好别形成习惯。

“波克，”兰兹曼说，“继续睡吧，明天再说。抱歉打扰你了，晚安。告诉艾丝特，我很抱歉。”

“梅耶，你听起来有点神经兮兮的，”谢梅茨说，“你没事吧？”

最近几个月，兰兹曼有几次在深更半夜打电话给拍档，大叫大嚷，东拉西扯，他显然是醉了酒，语调中还能读到悲伤。两年兰兹曼走出了婚姻，今年四月，他妹妹娜奥米开着她的“风笛手超级幼兽”小型飞机一头撞进了敦克布鲁姆山的树丛。

但是这一次，兰兹曼的脑海中既没有闪现娜奥米之死，也没有充斥离婚之耻，而是被一幅画面占据：他正身处柴门霍夫旅馆的肮脏大堂，坐在曾经纯白的肮脏沙发上，与伊曼纽尔·拉斯克（管他真名是什么）对弈。他们凝望着就要消失殆尽的生命之光映照在对方身上，聆听着彼此体内玻璃碎裂的甜美谐响。尽管兰兹曼对国际象棋深恶痛绝，那幅画面却让他无比动容。

“那家伙也下棋啊，波克，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无话可说。”

“拜托，”谢梅茨说，“拜托了，梅耶，我求求你别又哭了。”

“我没事，”兰兹曼说，“晚安。”

兰兹曼打电话给调度员，主动请缨主办拉斯克案。反正就一个鸟凶杀案而已，破不了也不会影响到由他主办的案子的破案率，更何况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因为到了明年元旦，锡特卡联邦特区，这个坐落在巴拉诺夫岛(Baranof Island)和奇查戈夫岛(Chichagof Island)上的犹太人安身立命之所，就要归还给美国阿拉斯加州，而他为之流汗、流泪、流血二十年的特区警局也将撤销。兰兹曼、谢梅茨和其他同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事实上，主权移交后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说现在是锡特卡犹太人的非常时期。

兰兹曼一边等巡警赶来，一边逐户敲门。柴门霍夫的许多房客有晚上夜游的习惯，敲了自然是白敲，还有些人是人在房间心在外，他们对敲门声置若罔闻，让兰兹曼感觉自己是在敲聋哑学校的宿舍房门。这里的房客全是神经紧张、思维混乱、脾气暴躁的怪胎，他们这天晚上给兰兹曼的感觉并不比平时更紧张不安，也没有任何人让兰兹曼感觉有可能刚拿了把大口径手枪抵着别人脑瓜残忍地放了一枪。

“这群蠢牛在浪费我的时间，”兰兹曼对特内伯伊说，“还有你，你确定没见到反常的人或事？”

“没有，警探。”

“你也是头蠢牛，特内伯伊。”

“我不否认。”

“员工通道呢？”

“送货的也会从那里走，”特内伯伊说，“早知道我就会在那儿安个警报器。”

兰兹曼要特内伯伊打电话给白班经理和周末值班经理，两位从温柔乡中爬起来的绅士均赞同特内伯伊的说法，表示据他们所

知，从来没人打电话给死者，也没人找过他。从来没有，从他住进来到现在都没有。没有访客、没有朋友，连“马尼拉珍珠”餐馆的外卖生也没服务过他。这么说来，兰兹曼心想，他比拉斯克还是要幸运一点——偶尔会有罗梅尔餐馆的访客给他送来棕色纸袋装的菲式春卷。

“我去检查屋顶，”兰兹曼说，“别让任何人离开，巡警到了喊我一声。”

兰兹曼搭乘升降机到八楼，踏着镶了铁边的水泥台阶噔噔噔地爬到屋顶。他先是沿着边缘转了一圈，视线扫及马克斯·诺尔道街，以及街对面“黑潭”旅馆的屋顶。然后他分别站在北侧、东侧和南侧的挂檐板上方，定睛俯瞰了一会儿周围那些矮了六七层的房子。在钠蒸气街灯的照射下，尘雾弥漫的锡特卡看上去一片橙黄，还有些半透明，让兰兹曼想到了鸡油煎的洋葱。他放眼远望，只见这片犹太人天涯家园的万家灯火从西边的艾吉康布山(Mount Edgecumbe)燃起，一路点亮桑德群岛的七十二座填岛、“黑海”商业区、海里布岬(Halibut Point)、南锡特卡和纳齐塔西尔区(Nachtasyl)、哈卡维区(Harkavy)与锡特卡老城区，直到东边的巴拉诺夫山才黯淡下去。远处，欧什特伦岛(Oysshelung Island)上，“安全别针”(犹太人在世界博览会时建造的塔形大厦“应许圣堂塔”的别称)的塔尖闪烁不停，警告着飞机和犹太人。那是世界博览会硕果仅存的遗迹。风中吹来罐头工厂鱼内脏的腥味、“马尼拉珍珠”的油味、出租车的尾气味，还有两个街区外格林斯普恩毛毡厂新鲜出炉的毛毡帽的醉人香味，兰兹曼心旷神怡。

“上面的感觉真不赖，”兰兹曼回到大堂，看着烟缸、泛黄的沙

发和常被三两房客占据着玩“皮纳尔”扑克游戏消磨时间的破旧桌椅，感慨道，“我应该经常上去转转。”

“地下室呢？”特内伯伊说，“你也要下去看看吗？”

“地下室，”兰兹曼的心脏不禁“咚”地一跳，“我最好还是去下。”

兰兹曼是条硬汉，热衷冒险。他处事强硬、鲁莽、混账，背后常被人骂是个疯了的狗娘养的。他降服过黑帮大佬和变态凶嫌，吃过枪子，挨过暴揍，尝过寒冻和灼烧的滋味。钢筋水泥丛林的枪林弹雨、南达科塔州的黑熊栖息地没能阻止过他追捕嫌犯的脚步，登高、毒蛇、熊熊燃烧的房屋、仇恨警察的猛犬，他也全都不屑一顾。但是，只要走进无光的暗室，他就会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他前妻替他保守着这个秘密：梅耶·兰兹曼警探怕黑。

“要我跟你一起去？”特内伯伊说，显然只是随口问问。不过敏感的男泼妇兰兹曼可不这么想。

他装作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把他妈的手电筒递来。”他说。

地下室入口的门一打开，一股夹杂着樟脑味、燃油味和冰冷尘埃味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兰兹曼拽了下灯绳打开一盏灯，屏住呼吸，朝下面走去……

兰兹曼走下台阶，穿行在失物保管间，只见架子上和小隔间里堆放着上千件房客遗弃或遗忘在旅馆的物品，蔚为壮观：不对的鞋子、皮帽、一支小号、一艘发条微缩齐柏林飞艇、一组包括伊斯坦布尔奥费恩交响乐团录音全集在内的老式蜡盘唱片、一把伐木工人的斧头、两辆自行车、一副装在旅馆杯子里的假牙、假发、拐杖、一颗玻璃眼珠、人体模型推销员留下的假手、祈祷书、装

在天鹅绒拉链袋里的祈祷斗篷、一尊奇异的象头婴儿雕像；两个原本装软饮料的木质板条箱，一个塞满钥匙，另一个装着全套美容美发工具，从电烫斗到睫毛夹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家族裱框照片、一个神秘的扭曲塑胶制品，也许是性玩具或避孕器，要么就是专利机密的情趣内衣。甚至有个犹太人还留下了一个野貂标本，毛皮光滑，目光轻佻，玻璃眼珠像被涂了墨汁。

兰兹曼用铅笔探了探板条箱里的钥匙，审视了每顶皮帽的里子，拨开书架上丢弃的平装书，看了看后面的钉板。他听得见自己的心跳，闻得到自己呼出的酒气，在寂静之声中浸了几分钟后，耳朵里脉搏的跳动越来越清晰，像是屋里有人在对话。他到热水槽的后方看了下，见几个水槽被铁条拴在一起，仿佛即将赴死的革命同志。

隔壁是洗衣间。兰兹曼拽了下灯绳，没亮。屋里漆黑一片，比失物保管间要黑上百倍。除了光秃秃的墙面和地上的排水孔，兰兹曼什么都看不见。柴门霍夫已有多年不自行洗涤衣物了。兰兹曼蹲下来查看排水孔，里面是浓浓的黑暗和油污，他感觉肚子抽搐了一下，像是有虫在蠕动。他压了压手指，左右扭了扭脖子，颈关节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洗衣间的最里头是道门，由三块厚木板加上一块斜木板钉成，通往地下室的最后一个空间——槽隙<sup>①</sup>。门闩的角色由一圈绳子担任，绕在两根短钉上。

“槽隙”，这个词让兰兹曼不寒而栗。他判断着可能性：这时候藏身于槽隙，别说职业杀手不会，就是业余杀手也不会，甚至连

---

<sup>①</sup> 供电线或水管等通过的低矮空间。

疯子恐怕都不会。

好吧，就算他藏在里面，可从里面把绳子绕回短钉上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光凭这个简单的逻辑就能让兰兹曼转身离去。但他终究还是开启手电筒，用牙齿咬住，然后卷起裤腿，屈膝跪了下来。这真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可实际上，故意和自己过不去、故意和别人过不去、故意和这个世界过不去，不仅是兰兹曼和他的同仁们从前辈那里唯一继承的传统，也是他们的娱乐方式。他单手从枪套中掏出史密斯-威森三九式手枪，另一只手扯住绳子，将槽隙之门一把拉开。

“出来！”他口干舌燥，声音沙哑，听上去像是个惊慌的老头儿。

刚刚在屋顶上还心旷神怡的他，此时却像熔化的灯丝一样，冷却了下来。他的夜晚总是被白白地浪费掉，生活和事业也是状况百出，就连他居住的城市也好似一个即将熄灭的灯泡。他费力地将上半身挤进槽隙。那里很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老鼠屎的味道。那盏小手电的光束如水一般向外流淌，照亮一切，却又模糊了一切。煤渣墙、泥地面，以及表面的电线和泡沫绝缘材料杂乱纠缠，看着就惹人生厌的天花板。槽隙后面的泥地面中间有块圆形胶合板，看上去像是洞穴的盖子，周围用金属框固定，与地面平齐。兰兹曼屏住呼吸，抑制住内心的惶恐，向胶合板爬去，心中暗自决定在这里待到最后一刻。金属框周边的尘土没有踩过的痕迹，圆形胶合板和金属框上的灰尘也很均匀，既无印痕又无条痕，绝无可能有人碰过。兰兹曼将指甲伸进金属框和胶合板之间，掀开了简陋的盖子。循着手电筒的光亮，只见盖子下面是一个黑不见底的螺旋铝制管道，管壁上还安有铁制阶梯。原来那金属框就是铝制管



道管壁的上缘，看直径刚好能容下一个变态成年男子，或者一个不像兰兹曼那么怕黑的犹太警察。他紧紧抓住史密斯-威森，竭力压制着朝黑暗开枪的疯狂冲动。最后只听哐啷一声，胶合板被他盖回原处。他绝不下去！

黑暗，拽着他的领子，扯着他的袖子，紧追不舍地跟着他上了楼梯回到大堂。

“一无所获。”兰兹曼强打起笑脸，对特内伯伊说。这四个字也许是预言，预示着伊曼纽尔·拉斯克命案的最终调查结果；也许是宣言，宣布了他对拉斯克活着时得到了什么、死后又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是领悟，悟到了他的家乡在主权归还后的结局。“一无所获。”

“你知道科恩怎么说？”特内伯伊说，“他说这家旅馆闹鬼。”科恩是白班经理。“他还说这个鬼很调皮捣蛋，喜欢乱搬东西。他觉得是柴门霍夫教授<sup>①</sup>。”

“如果这鬼地方的老板用我的名字来给它命名，”兰兹曼说，“我死后也会来闹的。”

“谁知道呢？”特内伯伊道，“尤其是这年头。”

这年头怪事连连。在波沃罗特尼海角，一只猫和兔子交配，生出几只可爱的怪胎，它们的照片还登上《锡特卡特托格报》头版，为那期报纸增色不少。二月，锡特卡特区有五百名目击者赌咒发誓，说连续两晚看到闪耀的极光依稀勾勒出人脸的轮廓，以及大胡子和侧边发辮。一场激烈的争辩由此展开，天空中出现的那位大胡子

---

<sup>①</sup> 柴门霍夫(1859—1917)，波兰医生，世界语创始人。